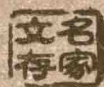


笔走羊马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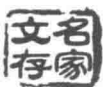
王干 | 著

羊年变成佯说，
马上变成了“马上”，
草蛇灰线则是我的一些随机性的文字，
或应景，或随感，
无迹可寻，无意成文。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蛇马羊走笔

王千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笔走羊马蛇 / 王干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209-10196-7

I. ①笔… II. ①王… III. ①文艺批评—文集 IV.
①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77886号

笔走羊马蛇

王 干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32开 (145mm × 210mm)
印 张 8
字 数 140千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
印 数 1-5000

ISBN 978-7-209-10196-7

定 价 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自序

这书名有点怪，如果我说羊年、马年、蛇年，大家就可以理解了。我是把我在2013年、2014年、2015年三年写的文章做个集结，也做备存。古人文章写得好，称笔走龙蛇，意思通天接地，巨微自如，我不敢造次，只是羊马一类家畜的劳作，也算辛勤，也算苦劳，留些蛇的蜿蜒痕迹吧。

三年在我过去的写作生涯中，算不上多么重要，但在这三年里，我自我感觉在转向，在保持对当代的热情外，转到对《红楼梦》这样古典经典的探讨，大约也是心态渐老的缘故。

书中的第一部分是关于经典的佯说，主要是对《红楼梦》的研读，还有我对汪曾祺的解读。对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我是常读常新，最早是模仿他写小说，后来变成他的研究者。汪曾祺的作品过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人看，还是能读出味道，大约可以说是经典了。

第二部分是马上解读，是我对当下文学作品的迅捷反应性的评点，我的主要写作是关于当代文学方面的，当代文学批评

的特点就是“马上”，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和判断，多年的习惯和工作需要，让我在这个现场停不下来。尤其对小说的迅捷评价，常常是不得已而为之。

羊年变成佯说，马上变成了“马上”，草蛇灰线则是我的一些随机性的文字，或应景，或随感，无迹可寻，无意成文。自然不仅是在蛇年的文字，是三年间的杂记。也收在此，亦见生活轨迹和笔迹所在。

编此书时，尚在蛇年冬初，如今已是猴年秋日，书出来时，可能猴去鸡来，鸡者，吉也。希望写书的读书的都吉祥如意！

丙申七月初九于广寒居



目 录

佯说经典

- 001 / 自 序
- 002 / 意象化入小说之后
——从《红楼梦》说起
- 011 / 青春与沧桑
——从《红楼梦》说起
- 020 / 虚实真假“冷香丸”
——从《红楼梦》说起
- 028 / 任性者的命运
——从《红楼梦》说起
- 036 / 贾府来了个年轻人
——从《红楼梦》说起
- 044 / 外来者的视域
——从《红楼梦》说起
- 052 / 人物的平台
——从《红楼梦》说起
- 060 / 被遮蔽的大师
——论汪曾祺的价值
- 071 / 追寻汪曾祺的足迹
——序徐强《汪曾祺年谱》

佯说经典

- 076 / 难得的暖意
——重读《岁寒三友》
- 082 / 有志者的困局
——重读汪曾祺的《徙》
- 092 / 翰墨丹青 隔行通气
——汪曾祺的书画美学
- 100 / 汪氏父子之美食
- 103 / 此情可待成追忆
——推荐王蒙的《明年我将衰老》
- 106 / 不老叙事人的青春逆袭
——评王蒙的长篇小说《闷与狂》
- 112 / 评王蒙的《这边风景》

马上解读

- 116 / 80后作家的分化与渐熟
- 126 / 青春与沧桑
——2013年中短篇小说的一种解读
- 133 / 土地·政权·青年
——2014年中短篇小说述评

- 145 / 为什么是第一人称
——评《广西文学》“80 后小说专号”并致
80 后作家
- 151 / 火气褪尽方境界
——序曹乃谦长篇小说《流水四章》
- 157 / 余华的三个贡献
- 161 / 钢丝上的舞者
——于一爽和她的小说
- 167 / 接地气的作家
- 171 / 一种空间,几度回首
——评《黄雀记》
- 176 / 记忆中生命与生命的对话
——电影《狼图腾》观感
- 179 / 桃花灿烂
——《画家心中的桃花源》前言

草
蛇
灰
线

- 182 / 一刊一潮一小说
——编辑生涯三乐事
- 192 / 再论朦胧诗的价值
- 210 / 文学评论要走心
- 213 / 不拿枪的敌人
- 216 / 现在还回忆
- 220 / 球评集后记
- 222 / 酿酒颂
- 225 / 在临沧参茶
- 229 / 杭州初游
- 232 / 春晚是个筐,装不下冯小刚
- 235 / 抗争球霸:波斯人的灵魂在奔跑
- 237 / 中国球迷的后世界杯时代
- 240 / 枪毙电影:姜文的《一步之遥》
- 244 / 《捉妖记》捉的是我们心中的妖

佯说经典



意象化入小说之后

——从《红楼梦》说起

意象是中国美学的根基，也是中国诗歌美学的灵魂。但意象作为一种美学概念并被放大成一种美学思想，还要感谢十九世纪的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以及他倡导的意象派诗歌流派。埃兹拉·庞德创建的意象派不仅开启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河，同时也对东方文学尤其对中国文学在世界的现代性传播起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埃兹拉·庞德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他直言自己的意象派诗的开山之作《在地铁车站》就是受到中国唐诗的影响，而之后他的一些诗歌创作甚至从中国古典诗词直接改写。庞德最著名的作品，要属意象派名作《在地铁站内》（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
（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

这首诗当时在欧美诗歌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仿佛一颗原子

弹爆炸似的。因为全诗没有动词，也不合乎英语的语法，只是几个意象词汇，但如果读过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就会觉得稀松平常。也就是说意象美学一直是中国诗歌美学的核心价值所在，《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都充分地体现了意象的美学理想和美学价值，只是没有得到充分地挖掘和弘扬。

中国文学的传统非常重视意象的营建，虽然在中国文论里出现意象一词比较迟，但中国文学对意境的推崇，所谓“象外之象”“境外之境”，都是意象理论早期的阐释。而意象派大师埃兹拉·庞德创立的意象派实际也是从中国的唐诗里面受到启发的。庞德曾对意象下了这么个定义：意象便是当一个外界客观的事物射入脑海化作一个内部主观的东西时，那一精确瞬间。

在《红楼梦》出现之前，以意象美学作为文学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小说中却没有得到充分地体现。中国小说的传统无论是历史演义还是英雄传奇，基本都是重故事情节的硬性结构，忽视情绪、意象、内心这类精神性的软性结构，基本在讲故事的层面来塑造人物、表达思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四大名著中的三大名著，都是根据民间的话本创作综合而成，至于神话、武侠类的《封神榜》《七侠五义》更是注重情节的离奇曲折来吸引读者。至于笔记小说，也是注重白描，刻画性格，对意象这样的充盈在中国诗歌中的美学理想，似乎因韵文和散文的简单分类而被遗忘了。

《红楼梦》率先将中国的韵文策略和散文策略进行了成功的嫁接，它外在叙事形态遵循的是话本小说的套路，但内核却是韵文美学理想的实践，这就将中国诗歌的意象思维完美地融合到小说中。《红楼梦》里有大量的诗词歌赋，但这是外在形态。

中国的话本小说不乏诗词歌赋，它们往往只是评点性的，往往是连接故事之间的过渡词，且大多陈词滥调。《红楼梦》里的诗词歌赋不仅出色，而且和整体的意象美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生发出小说的新气象。《红楼梦》一开篇就是富有象征主义的大荒山、无稽崖、女娲石，中间那些大观园、太虚幻境、通灵宝玉等意象也摆脱了简单的所指束缚，虚实相映，真假互现；十二钗的人物是实在的，写实的，但十二钗的命运又是意象化的，尤其是那些关于十二钗的判词，补充了单纯叙事的不足，在空灵中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达到了鲁迅所说的“美人芳草”的最高境界。

《红楼梦》从结构框架开始到人物的命运乃至细节都善用意象思维方式来进行运转，充盈在小说中美妙而奇异的意象仿佛蝴蝶翩翩起舞，也像流水落红源源不断，应了白居易的诗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无论是太虚幻境、大观园、一僧一道，还是通灵宝玉、冷香丸，都是优美悲怆的意象奇观。这里就“黛玉葬花”这样一个经典的掌故来谈谈意象化入小说之后产生的化学反应。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有一段写道：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来，撂在那水里去罢。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花锄、花帚、花冢，诗意浓郁，情调优雅，这个名叫黛玉葬花的意象，遂成千古绝唱。其实林黛玉的葬花行为，颇有点像今天环卫工人的垃圾分类处理，她是怕别人家的污水玷污了落花，从环境保护来说也是怕落花污染了他人的水源。当然，林黛玉没有想到后者，林黛玉是一个不太爱为别人着想的女诗人，她的葬花行为与其说是诗化，不如说是行为艺术，因为在葬花之后她吟诵的那首著名的《葬花吟》便是这一行为艺术的最好笺注。

林黛玉对落花的埋葬，包含着自爱自怜的情怀，对落红的悲悼，更是对她自身命运的哀怜。“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现实的残酷，让林黛玉感到虚妄。“一抔净土掩风流”，黛玉安葬落花，对落花与黛玉而言，都是一种对归宿的认同。“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对个人品性和艺术精神的自我保护。

黛玉葬花的场景，成为美轮美奂的意象，是和整个小说的格局密切相关的。有研究者认为《红楼梦》核心意象是“花”，所谓“风尘怀闺秀”，其实是对那些美好青春尤其是女性青春的缅怀和凭吊。在《红楼梦》里，有许多章回的篇目篇幅都是以花的意象来作题，如第二十七回“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裯”等，这不仅让我们想起了庞德的《在地铁站》对人面和桃花的呈现，也是群芳谱“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中那些消失的美好面颜的倒影。作家在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通过贾宝玉的视角来表达这样的苍凉感慨、人生况味：

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是黛玉之声，先不过是点头感叹；次后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在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

贾宝玉所思考的这一问题，也正是作者曹雪芹所思考的问题。整部《红楼梦》其实是雪芹葬花，埋葬那些凄美的记忆、埋葬那些鲜花一样凋谢的人生。可以说，黛玉葬花的意象是整部《红楼梦》的主旋律，又是小说众女子悲剧命运的缩影。

中国当代作家深受《红楼梦》意象美学的影响，“文革”前，孙犁、汪曾祺、茹志鹃等人的中短篇小说在当时的非诗化的文学环境里顽强体现中国小说的诗学传统，其实是对意象写作的痴迷和执着。从孙犁的《风云初记》、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茹志鹃的《百合花》等不难看出《红楼梦》的流韵，他们或以女性或以童年视角来营造的小说场景和当时的小说拉开了距离。到了1978年以后，意象大面积的运用最初是作为一些先锋作家的特殊手段，但很快被更多的作家在创作中接纳，他们同时又借鉴西方的象征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诗学特色的意象写作。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陈忠实的《白鹿原》、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铁凝的《玫瑰门》、张承志的《金牧

场》、莫言的《红高粱》、王安忆的《长恨歌》、贾平凹的《废都》、苏童的《河岸》、毕飞宇的《平原》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意象写作的手段，来丰富小说的内涵和层次。张炜的《古船》属于写实主义的小说，但整个叙事的过程中，始终洋溢着意象的激情，而《九月寓言》则是其意象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中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思想和情绪的载体，正是借助意象的方式搭建。另一位几乎全身心投入意象写作并初步建立了自己意象王国的作家苏童，在长篇小说《河岸》中不仅沿用了《红楼梦》中贾政和贾宝玉父子冲突的结构，库文轩和库东亮的父子悲剧在历史的大潮中体现出来的人性的卑微和扭曲，其深度远非一个伤痕文学能概括。《河岸》中几个女性的形象也是意象化的，李慧仙的乖戾之气由具象转为抽象。王蒙的《青狐》言说的是现实，但青狐自身的鬼魅和非现实性，也体现出意象小说的特有魅力。铁凝的《笨花》以华北平原向喜一家的命运和大革命时代的密切联系，写出了家族与国家命运的内在关联，而选取棉花（笨花是本地棉花，和进口的洋花相对而言）这样一个独特的意象，也是追求小说的意味之外的意味。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岁寒三友》可以称作是当代意象小说的经典。小说写了高邮城的三个小人物：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两个小商人，一个小文人，他们的日子不是很稳定，时常为钱所困扰，但在金钱面前他们表现出来的人格和美好人性，是全篇的亮点。

在《岁寒三友》这篇小说里，是以意象来作为小说的结构。和《红楼梦》写女性不一样，《岁寒三友》中的三个人物是男性，作家用松、竹、梅三个意象来写三个人物的命运：王瘦吾的瘦，不仅是形态上，也是经济状况，也是内心的孤苦，似竹；陶虎臣开炮仗店，被炸瞎了一只眼，他是性格和炮仗一样，热

烈、豪爽，像松；靳彝甫是个小文人、画师，沉静，如梅。小说最后的意象是一场酒局：

这天正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時候，是不会有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篇末点题，很巧妙，大年三十，是岁末，大雪纷飞，是背景，是“寒”的大自然形态。即使简短的结尾，也体现汪曾祺先生的文风所在，这是一个容易滥情的地方，一般作家会大段地写风雪的肆虐和天气的寒冷，然后说，屋里，温暖如春。但汪氏就用了一句最日常的口语：正下着大雪。没有一句形容词，没有修饰语，可谓不著一字，境界全出。

汪曾祺曾经谈到他的创作受到海明威的影响，一般都认为海明威是象征主义的作家，其实他的作品有不少是意象化的写法。《白象似的群山》是一个经典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从小说的题目就可以看出作家营造的意象，而不是简单的比喻。小说写西班牙的某个小火车站，由巴塞罗那开往马德里的快车，还有四十分钟才到站，一男一女在等待。男的是美国人，姓名不详，女的是德国人，叫吉格。他们在车站的酒吧一边喝酒一边等车，谈话的内容大约半小时。从谈话的内容可以看出，两人是情侣关系，女的怀孕了，男的心烦意乱，希望吉格去做人流。吉格则心不在焉，老是看着远方圆滚滚的光秃秃的山峰，一会儿觉得像白象，一会儿又觉得不像白象。女人无意识地联想，穿插在两人的对话之中，显得他们的分歧变得尖锐起来，涉及他们对生活的理解。这由他们对手术的不同看法而暴露，男人说：我们可以拥有整个世